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

三十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

邪祟

錢塘魏之琇撰

得氏子為素衣女子所憑掩捕不得意緒恍惚如癡家
人具狀請翁蔡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必鱗介
之精邪毒入脾肝裏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

之乃假巨鏡煎油二十斤焚符檄拘之乃大白鼈也

鑊油正沸自投其中糜爛而死朱戒其家俟油冷以
斧破鼈剖骨并肉曝日中須極乾八人參茯苓龍骨
末成丸託為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使知之如其
言丸盡病愈

豔異編

宋人王纂精鍼術元嘉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
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女因被魅惑而病纂為治
之下一鍼有賴從女被內走出病因而愈

劉穎叔
異苑

顧歡隱於會稽素有道風有病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

有書乎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言果愈問其故曰善攘惡正
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吳均齊春秋北史

黃帝灸法療神邪鬼魅及癲狂病語不擇尊卑灸上唇
裏面中央肉弦上一壯如小麥大又用鋼刀將唇裏
面弦上割令其斷更佳也

秦承祖灸狐鬼神邪及癲狂諸般醫治不瘥者以并手
兩大拇指用軟絲繩急縛之灸三壯其炷著四處半

在甲上半在肉上四處盡一處不燒其病不能得愈
神効不可量小兒胎癰妳癰一依此法灸一壯炷如

小麥大

東垣
十書

李士材治章氏女在閤時昏暈不知人蘇合丸灌醒後
狂言妄語喃喃不休左脈七至大而無倫右脈三至
微而難見兩手如出兩人此崇憑之脈也綫帶繫定
二大拇指以艾炷灸兩甲界鬼哭至七壯鬼即哀詞
求去服調氣平胃散加桃奴數日而祟絕

喻嘉言治楊季登次女病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
掣肉顫身倦氣怯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于
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十餘劑全不應因思症非外
感也內傷也雜症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而病
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渾似喪敗之
餘此曷故也忽悟曰此必邪祟之病而其父何不言
往診問其面色曰時赤時黃因謂此症必有邪祟吾
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女每夕睡去口流白

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甦挑鐙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用安神藥甚當兼恐壻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曰何不早言吾一劑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耆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觔煎取膿汁三盞盡調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蓋以祟附于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角移從

大便而出仿上古遺精變氣祝由遺事而充其義耳
又熊去疾髡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脈細神呆氣
奪色夭乃翁曰此何病也喻曰病名殭殍左傳所謂
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
令郎受室晦而未近女是可為也即前方少加牛黃
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狐之迷人先用口向女子陰戶一展其人即昏迷不省
或男子則向陽物一展亦令昏迷方用真桐油抹於

陰戶陽物上其狐即大嘔而去妙不可言祕之

本草綱目

朱丹溪治一婦人如癇或作或輟恍惚不省人事一日

晷蘇醒診視忽聞牀上有香氣繼又無所知識朱曰

氣因血虛亦從而虛邪因虛入理或有之遂以秦承

祖灸鬼法灸治病者哀告曰我自去我自去即愈

徐秋夫療鬼穴凡有病著鬼邪須鍼鬼穴鬼去病除其

應如神

一鍼名鬼宮

人中是也
鍼入三分

二鍼名鬼信

少商是也
鍼入三分

三鍼名鬼節

鍼隱白是也
入三分

四鍼名鬼心

鍼太陵是也
入三分

五鍼名鬼路

鍼行間是也
入三分

六鍼名鬼枕

鍼風府是也
入三分

七鍼名鬼關

鍼頰車是也
入三分

八鍼名鬼門

鍼承漿是也
入三分

九鍼名鬼臂

鍼間使是也
入五分

十鍼名鬼額

鍼正髮際是也
入二分

十一鍼名鬼會

鍼正乳是也
入一分

十二鍼名鬼腿

鍼陽陵是也
入三分

十三鍼名鬼身

異名舌縫是也
鍼入舌縫中間一分出紫
血治身腫難言心經邪熱微出血便効

陳自明治一女子為邪所交腹作痞與太乙丹一錠服

之隨下惡物其邪仍至又服半錠每夜更熱二三錠

使烟氣盈屋遂不再至

方見
蠱門

金劒峯之子患妖症吐舌數寸許每以足居上首居下

顛倒而行劒峯偶送一道士出門復入中堂目見一

婦人在戶內走入屏風中乃碎屏風火之魅不復見

而其子亦瘥

雲間
雜誌

蔡石戶抱病三年耳中日聞鬼嘯凡有所往鬼必相隨

初甚怖久之習聞殊不為怪病愈鬼嘯亦息

全上

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道遊東

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
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
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
云某家女病損症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卻請法
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看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
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
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遍地翻掘
內一根甚巨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痊

輟耕錄

唐同州刺史孟詵云婦人夢與鬼交者鹿角末三指一撮和清酒服即出鬼精又古今錄驗療妖魅猫鬼病人不骨言鬼方鹿角屑搗散以水服方寸匕即言實也

本草

王教授云有婦人患赤白帶淋得予鍼灸經初為灸氣海穴未効次日為灸帶脈穴有鬼附患身云昨日灸亦好只灸我未著今灸著我我今去矣可為酒食祭我其家如其言祭之其病如失此實事也予初怪其

事因思晉景公膏肓之病蓋有二鬼焉以其虛勞甚
矣鬼得乘虛而居之今此婦人之疾亦有鬼者豈其
用心而虛損故有此疾鬼亦乘虛而居之歟灸既著
穴其鬼不得不去雖不祭之可也自此有來覓灸者
必為按此穴莫不應手痠痛予知是正穴也今歸灸
之無有不愈其穴在兩脇季肋之下一寸八分有此
疾者速宜灸之婦人患此疾而喪生者甚多切不可
忽若更灸百會尤佳此疾多因用心使然故也

資生
經

何百庸診西山道者素無疾病寢不能興曰六脈純陰
為鬼所盜當午刻死竟如其言又嘗為劉某診曰尺
脈有怪徵後嗣其有厄乎是夕其孫果溺水死

雲南志

錢國賓治土橋張林巡司書役也其妻勞怯已三年服
藥無効卧牀不起矣脈沈大至骨數十至中一鼓或
隱或現形色蒼脫所居暗室曰此非勞怯乃陰邪之
症但不知名非藥可治先當移房再禳解之更語其
母以好言相問見何惡祟婦只不答及移室褥上有

毛數莖長寸半許迹露狐交即延道士及挂天師符
印襖退至夜多人圍繞邪來反更頻煩因迫問婦曰
但覺冷風吹面身即寒禁胸如石壓則昏不知人矣
因再求救為思久之猛悟人交陽交也狐交舌交也
密語其夫少製毒藥無聞六耳塗陰戶四圍狐來果
中毒而死乃元狐間生白毛肥壯多肉林乃剝其皮
而剝之其婦服藥經年乃可

奇疾

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聞車馬之聲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遊郊坰即有裝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遊者回馱馬盡返耳中則所苦如故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

敝帚軒
刺語

一人卧於牀四肢不能動只進得食好大言說喫物謂之失說物望病治法如說食猪肉時便云爾喫猪肉一頓病者聞之即喜遂置肉令病人見臨要却不與